

街南文集卷之四

宣城吳肅公晴崑



書

與同學論中庸言仁書

夫。子。之。與。點。以。其。合。於。仁。也。證。之。以。武。伯。問。三。子。而。皆。不。取。其。仁。則。愚。說。有。徵。已。詳。明。誠。錄。中。不。及。繕。寫。呈。教。哀。公。問。政。章。亦。只。言。仁。向。於。講。會。中。宣。發。之。疑。者。什。六。七。因。與。朱。子。不。合。也。弟。竊。以。論。學。不。必。以。齟。齬。朱。子。爲。嫌。而。但。求。合。於。孔。子。爲。幸。既。與。孔。子。合。而。

翻語朱子自不暇郵矣哀公問政而夫子不告以方策所載告之以修道之仁聖人之告君卽聖人所自爲學而已無他道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卽已見天地之道悉本於生生之仁矣弟嘗謂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言者六經四子宗旨也萬世爲學宗旨也人也者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人也有外此五者而爲仁者乎人必具是五者而後可以爲人人必盡是五者而後可以爲道凡夫忠信片別皆仁也皆本孝以推之故曰親親爲大義以安之禮

以節文之義與禮皆所以盡仁也達德惟三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一仁而已矣生知學知困知知此仁也知之事安行利行勉行行此仁也勇之事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知也勇也所以爲仁也故更不仁修。道。以。仁。旣。明。絜。其。綱。好。學。兩。節。雖。達。德。參。舉。乎。而。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則。又。歸。本。於。仁。蓋。兩。絜。而。呼。之。亦。聖。人。之。妙。於。文。也。或。疑。九。經。乃。方。策。之。事。抑。非。也。方。策。者。不。過。周。禮。周。官。之。具。耳。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前。日。諸。生。試。此。題。皆。自。以。曠。曠。成。文。莫。得。

其解弟謂之曰事親是天性事必待尊賢講解之乎  
欲知人之賢否而語以天理之微其可通乎賢輩舍  
文藝而理會聖道當作何解皆默無以應也愚斷以  
謂知人者人之道也知天者天之道也人惟知有已  
不知有人斯之謂不仁知我之有親不知天下人之  
各親其親猶未足以盡仁不仁者不知人之道也又  
何能事親孝經曰得萬國之歡心得百姓之歡心以  
事其親夫然故親安之我與親皆在仁中卽家國天  
下無不在仁中故知人之道則可與仁可與事親矣

父子兄弟仁也而義行焉君臣夫婦朋友義也而仁  
合焉本仁以行義仁一義之謂道天也人知毛裏  
同氣之爲大而不知君臣朋友人制之也夫婦天合  
之也人道高卑以陳而倫紀定焉故知人之爲仁則  
知性矣知性則知天矣故知性知天可與盡性矣後  
世人道者特用功安勉之分耳誠者所以成吾  
仁也明乎善者明吾性之仁也元者善之長明善卽  
知天之謂中庸中庸之義如此吾夫子一生因問而  
答未有詳盡若此章者曾莫得其要領則聖學何由

而可明也。彼諸生之習於藝，又無論已。吾有知乎哉？  
一章聖人之自本自明，自與彼譚空者迥不同也。何  
以言之？人未有離物以爲知者。禮曰：物至知知。大學  
致知在格物。蓋知無自體，物乃其體。故物藉知明知，  
因物斯鐘之縣也。空空無聲，挺則有聲。鐘不自聲也。  
鄙人者，聖人之鐘之挺也。叩兩端而竭之，聖人之曲  
成萬物也。卽聖人之格物致知也。彼釋之無知，廢聞  
見矣。何預於物釋之空空？寂靜矣。而安足以格物。  
哉。然則聖人之無知，與衆人何以異？曰：聖人無知物，  
不格也。衆人之無知，物不明也。聖人無知，聖人之過  
化存神也。兩端之竭，猶舜之執兩端而用其中也。衆  
人妄得而擬之，釋氏寂寂焉，思慮心意之冥，其於鄙  
夫之兩端，直置之已耳。蓋釋氏絕物爲無知，而不知  
無知之非絕物也。其可同年而語乎？吾兄每以此章  
之言爲彼說借徑，誠不可不一辨明之，以闢其妄。挂  
其口誠閑邪衛道之助也。兄試思之，更有當焉否？  
邪。

人見夫子無所不知，將求聖於生知之靈妙而不

知有致知格物之功無知一字說得極平常曰叩  
曰竭聖人有多少用心在要不過物至知知一毫  
不能預用其心耳故曰無知異學認無知空空謂  
聖人自指其本體豈不謬甚書中發明知物之旨  
先儒俱所未到 姜茲山

識得親切故中庸疑義無不洞解物至知之緣仁  
體萬物皆備故有叩必應耳彼佛氏頑空奚啻失  
之萬里 金集古

與同學論聖人多能書

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視太宰進一等矣愚則謂子  
貢亦未盡知聖人也昨諸友試此題以質不佞不佞  
因論及之太宰既視聖人太淺而子貢又視聖太高  
太淺者即多能是聖而聖人之道渾矣太高者則聖  
之多能之表而多能特其餘且曰天縱則夫子爲生  
知而聖人之學渾矣由太宰之說必使學者從事於  
多聖人之所憂也由子貢之說至使學者謂聖人不  
可企而多能亦絕技尤聖人之憂也夫子曉太宰兼

曉子貢豈必子貢之爲是乎。愚竊揆之。聖人不在多能之表也。聖人之才智本自多能。而夫子作聖之功。本嘗不有藉於多能也。夫聖人者。仁知之謂。今以爲作聖藉多能。不特衆人駭之。卽高明亦安能無惑哉。然僕非臆說也。周禮鄉三物。曰六德。六行。六藝。雖以教萬民。其實聖人德行全備。亦罔不習於藝者。古昔多生知之聖。而夫子以學而知之前。此諸聖人皆貴而在位。獨吾夫子賤而在下。專力肆志於學。故千古之學統萃焉。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博學之者。夫

子信以爲形下之器。卽形上之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聞韶而得舜之盡善。馬彈琴而見文王之聖焉。問官問禮而思周公之治。馬射御書數亦莫不然。蓋多能者下學也。而不多者上達也。多能者博文也。不多者約禮也。多者萬理之散殊。不多者一以貫之也。非惡多能而屏去之。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游雖後乎。非先有以習之。不可得而游也。則夫志道之始。不遺習藝。卽藝之習。罔非道也。明矣。禮樂不必言。如射之不爭。反求御之。馳驅中度。皆足爲據德依仁之資。

少賤者以謝天縱之言亦夫子自道其實也其鄙之  
乃不欲多能樂學者將有以進而上之耳虞廷禮樂  
周公之材藝豈皆以賤乎豈謂其事之鄙乎使夫子  
誠鄙之安老而自悔夫以大聖人生平至失而自悔  
其所學以冠千古者幾何哉既以自悔而諄諄以教  
其從游七十子身通六藝又焉取諸乎他日謝鄙人  
不肯說一藝以成名其繫易曰天下之至賤不可惡  
也是乃所以爲學知之聖人歟世不察夫子生平而  
徒以君子不多之言謂聖人必不多能而異學者從

而抹煞之乃求道於象器之外舍詩書六藝而見性  
於虛無亦大悖矣哉然則又記以牢語何故蓋夫子  
少賤故多能君子在位而有國家天下之責者或亦  
自所不暇耳記者因夫子之不遇不若前此數聖人  
以其德試之於有位而徒以區區多能見稱於四方  
則其可傷也云爾或曰多學而識夫子常以語子貢  
子貢者何歟蓋子貢僅以多求聖故諂之以一貫非  
舍多以爲一也舍多亦安所貫諸子貢曰見其禮而  
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求

聖於多之驗也其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岐性天與文章而二之則猶然聖與  
多能二之之見也異學憚其煩又耻其陋欲假夫子  
之說為口實而卒然以多能為諱方不郵於誣夫子  
其不以吾說為誣也哉惟高明賜之指示

日用當為之事人各有才智與其境遇力所能為  
總不害其為道異學畏其玩物喪志而一切屏棄  
之豈不悖甚此書確實精當學問攸關不但說書  
解頤也 及勉中

答徐南陔論執中

一得之愚妄為吾兄曉曉亦以兄之高明非區區墨  
守章句者也但弟以病餘氣怯而兄又勤勤問難以  
相困每酬對輒為喘息惓惓夜不成寐茲隨手觀  
縷以代面語所云與黜之旨袁公問政太宰知我之  
義皆弟愚暗見幸兄之迎刃無齟齬即不謂此道中  
解人不可也吾兄不釋然於中與仁之別疑堯舜與  
孔子宗旨略殊者非也夫堯舜與孔子豈有異乎然  
謂孔子之仁即堯舜之中學究顛頂語亦不可也竊



謂堯舜以其仁安天下。故其中見之於事功。夫子以其仁庇萬世。故其中著之於德音。何以言之。唐虞諸臣。所日夜咨警者。親九族和萬邦。柔遠能邇。惇德允元。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云者。夫孰非仁也哉。且吾見試言道心者。何物耶。第嘗曰。惟精義也。惟一仁也。豈得謂堯舜不言仁。但言中也哉。執中者。所以爲仁義也。吾夫子之學。一仁而已。而未嘗數數言及於中。而於所謂仁。亦罕言之。今觀夫子當日率其弟子而服習之者。禮而已。夫禮所以爲中也。天秩天敘。莫得而

過與不及焉者也。蓋仁者禮之本。禮者仁之則也。故習焉。問焉。約焉。復焉。所周旋而中之者。卽物之格明德之至善也。故中也者。禮也。中節之和。此聖學之妙也。中庸。鍾子思之書。要之皆夫子之言也。時中之聖。千古所由歸之矣。易曰。乾元坤元。善之長而萬物資始。資生者。非仁乎。聖人作而萬物覩堯舜九五之中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孔子九之中也。故曰。龍德而正中者也。且夫仁有不中者矣。木有不仁者也。仁者見之謂之仁。則偏好

仁不好學則蔽義以安仁斯中矣義非學不精仁而好學斯中矣。節之仁婦人之仁聖人無取焉故禮也者衡也義也者權也禮也者的也義也者設也皆所以爲中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今講學家言必泥中庸未發之語而遂以虞廷之授受只爲心學之秘諦然則十六字特學者証心之旨而無當於治平何以堯之於舜舜之於禹必於禪讓時諄諄然命之耶夫危微精。雖心學乎然諄諄然命之於禪位之時則治平之樞要精義致用之實致也予故

以允執厥中尤爲切要當堯之命舜所以止此一語而義已盡已中之爲言如一賞焉或厚之或薄之皆仁也或先之或後之亦皆仁也。罰焉或重之或輕之皆義也或急之或緩之亦義也物情必有兩端非精不見兩端必有定衡非一不執兩端執而中見矣夫子懼人之求中而無其實故展轉以申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仁不可勝用已用之時義大矣哉愚故斷斷以克舜之執中就事功言也然則中庸未發之謂何曰中庸特示學者以大本書所云道心之

微猶未發之謂云爾。惟一者立天下之大本也。允執厥中乃致之實而豈得仍擬之以未發乎中庸虞書特許畧殊耳。故不通貫乎經義之書不綜乎先後聖之揆而單提未發爲宗旨爲審諦無惑乎堯舜孔孟之學不傳而淪胥以至於虛無寂滅可歎也哉。今之學者爭欲觀未發前氣象以求中必不以予說爲然聊爲見賜言及此吾見或首肯否耶

離事功以求中總因不明舍物無知舍物無意之故若卽物以格吾之意則見事功不在吾意知之

外自不陷於虛無寂滅矣

姜茲山

中庸者中之用仁義禮樂所爲時中也未發追原其始耳若專求未發豈孔門之旨乎心性事功不分堯舜孔孟合一真探源之論

熊魚占

識得中是善不達事功不止不識中是善不流空寂亦不止衆說紛紛總緣看中字不清耳

朱栗菴

與楊昭亭太史書

比者某某二君飭簡莊色枉肅公館舍而以東岳觀  
前都城隍廟疏以請相與道閣下之意宜閣下之言  
必也吳生屬之詞而且將割鏹幣之潤於左右肅公  
主臣竊心以謂不肖無文顧托交於閣下之日久矣  
閣下知其無能亦已久矣卽謬謂其能曾不辱以片  
言之牘而僅假二君以傳耶客謾耶二君固所朝夕  
於函丈而可代以相詔乎遂謝客去已而思之又大  
有疑焉者而不但爾也城隍之祀昭於典而洽於義

城隍之義猶山川之謂云爾。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周禮八蜡水庸居其一。注曰庸城也。水隍也。崧高之詩曰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易泰之上六曰城復於隍。是也。其祀典助於周國家之制。以公侯伯之爵。第府縣州之分。典至悉也。吾不知都城隍祀於典。於義有之乎。往聞京師故有都城隍廟矣。坐而像於堂者一。立而像於門者十二。然則有省城隍耶。且夫一以當京。凡十二以當省。布政布政與尹抑何崇卑之懸絕耶。建自高帝乎。後之人謬耶。抑列聖相承禮官故未

之考耶。然則已不能不疑於典。悖於義矣。此姑毋論而獨都之云者。則以京師重也的矣。今於郡縣又安取諸乎。且邑學之東特廟故巍然也。以都城隍而反祀之。岳廟之門不更褻乎。吾以爲市肆之豪士民之無識。以求媚於非鬼者。所自皇皇而端非閣下有道之所安預也。然則向者客果謾也。肅公雖不能文。其何敢以疑且謾者。而漫屬之詞。抑弘治朝煊祀典倪文毅公爲宗伯。與禮科張九功議以東岳太山之神。故有封禪京師之有廟。則元道士張留孫建也。襲之者

過也誕辰諸瀆祀悉宐罷其議城隍也亦然皆不宐  
以人鬼瀆然則前者岳廟之役閣下實首厥事倘亦  
未暇深察耶抑市肆之豪士民無識者相強以爲民  
望閣下固知之而難拒之耶然此爲成事爲旣往所  
謂牽連及之者閣下能不我罪乎旨昧云云以托交  
於閣下之日久也惟裁察不宐

按洪武二年六月詔岳鎮海瀆之神皆命於上帝  
豈封號之所得加瀆禮不經其悉除之亦以非人  
鬼不可以尚秩名號崇也然則城隍之不得稱都

與東岳之不宐有誕祀也明矣自記

古帝王重東岳者重生方也於天爲日於時爲春  
於地爲岱皆神之尊者也後世道家者流乃荒唐  
其說謂東岳有姓名有誕日儼然一人鬼耳是已  
得罪岱宗無端又幻一碧霞元君據其山而有之  
令東岳有姓名誕日之神復退讓焉不亦大可駭  
哉夫東陽也山亦陽也宐屬陽神而奉元君之陰  
神何居余嘗憤恨邪說之相仍無人正之今從都  
城隍之謬推及於東岳東岳城隍地祇也聖人曰

必也正名乎豈獨人哉神道亦然晉橫渠先生乎  
龍女衣冠一事傳於後世如此卓論固不止龍女  
衣冠已也文復而道昌黎 表 茲 山

城隍東岳本皆典祀向祀之多不以道况非鬼之  
祀乎釐正祀典有關人心風俗茲篇可以佐之朱 熊

答十叔父山中書

諸古文已半脫稿日爲估俾所縛不暇卽錄而諸門  
生亦各自肄業間以其餘力旋錄旋止遂久留案間  
乃姪得寢處而熟讀焉謬以爲諸序記猶太倉伯仲  
其諸論則明允父子間北地不足擬安論王李然昔  
者諸君子皆以顯達逸其志肆其力故得大其才以  
成其舉以叔父如是之學與文而不得一遇於蚤歲  
使光大而益著焉天乎人乎夫天將不朽其人而後  
藉之以不朽之資夫旣以不朽之資藉之其人又復

困頓之窮餓之此何爲者毋感乎叔父之自悲也。雖  
然昌黎有言文章之事往往發於草野王公貴人志  
滿意得或不暇以爲叔父之困頓窮餓將毋天故使  
之工其思致而不足悲也歟。曩使叔父而蚤歲一遇  
離所就不下上李諸公而其揣摩之力或少疎焉亦  
未可知也。所爲叔父悲者不在天而在人。文章之不  
朽天與之半而人與之半。彼顯達者有所著述爭相  
譽者藉藉焉草野之士則莫能有所賞識。蓋不朽者  
德與功著之朝市傳之甲巷牧豎小子爭得而甄

別之言也者出之於心筆之於紙非有高下之可指  
示畛域之可辨審爲之者旣韋布而不足重而世又  
倒上以爲下變白以爲黑睇無所不審而獨於此則  
矇矓者皆是也。幸而能視而好不勝技揄揚各矣。一  
不勝衆雖黃感矣信不勝疑推許却矣嗟乎文士之  
不遇往往然已。姪每向人言吾世有負古文而人莫  
知人或目攝之意謂子弟之妄爲矜飾非私則誕夫  
今之剽劫王季者且斥君山矣。姪誠不免執矇矓語  
五色哉。顧有一二爲叔父延譽者又視叔父爲能壽



祭諛詞者等耳雖浮慕焉而實未足以知也夫知之必深知其所以然知畫之工必知六法之出於何家知器之古必知制象之始於何代姪嘗爲諸弟言叔父之文發軔於歐蘇方駕於史漢旁羅騁弋於左國莊韓之數直欲稅駕於先秦者歟是并有特識之士合左國莊韓史漢歐蘇之文夙讀而深契焉未許以知叔父文也嗟夫劉王李斥歐蘇者何足以語此伎也疑也又毋論已夫以知叔父之文尤難若此又安望其相引重爲不朽計哉是故特識矣非深信而篤

嗜焉不足以知深信而篤嗜矣然使其人非有名位傾望則雖知矣又終無足藉也耕巖師海內屬壇坫三十年而叔父獨闔然閉戶所以然者耕巖師有鄭玄而黃石齋劉念亭及于子諸名公達者早爲引重而叔父無有也一人之慕悅不過友誼之常而肅公之篤信亦子弟之尊其叔父焉耳毋庸也夫今之世既無有若黃石齋諸先生其人者而又非其時叔父乃以鬱鬱之故感於人言急欲走婁東吳下求其人以鑒賞焉又大不可夫叔父之所庶幾可以識文



亦觀而教之。

季野窮餓著書賴竹林白相師友千秋盛業端屬  
延陵矣 不欲求知時路尤見學識 耕巖師

寄耕巖師求大父志銘書

先大父之就窳窳也家君不忍先德之泯求所以發  
幽光爲不朽計不知其禮之不腆誠之勿至遂敢以  
志請聞之曾子固語歐公曰志銘之事必托之得其  
人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則所關導不足信而詞不  
足以傳然則今天下孰爲蓄道德而無媿者非吾夫  
子哉孰號能文章不朽者非吾夫子哉古之有道德  
能文章者於其所疎遠或未得其實則疑於謾墓以  
故多所慎重不卽相假者誠有之今幸得托於世好

重之以婚姻先大父行誼雖不表表矜奇節然其終身懿德足激薄而停澆者則固吾師所夙徵而樂道之宜其子孫之所請足以償也自造請以來無日不望之家告亦無日不撫小子肅而惓惓曰吾安得此亦而相送單告事乎然竊以古者末技不受相促迫况文章大業何敢不緩以需而賣賣大君子哉去歲五月小子肅奉教於草堂師以其間為期歸報家君家君不勝喜楮指卜日計貲劉石已復不獲命又戚然以悲謂小子曰若誤耶不則師忘之耶其禮之未

恭誠之勿至耶抑有所慎重於操觚乎蓋家君性篤學而多憂惕曩者艱辛勞瘁寢食欬歎以圖封壤既襄厥事若疴之釋於體而負之息於廬也食為旨寢為安矣今所惓惓未足者獨此窆銘一片石肅懼吾師不悉家君所以惓惓之意於是敢瑣瑣布陳於左石肅更私有冀者肅則官墻業有年矣師一言一動無不心儀而識之獨所謂文章不數數見焉昔劉君伉以歐陽詹哀辭請於昌黎昌黎曰伉非以歐陽生特好予文耳嘉其意遂手書以遺之嗟夫彼劉君伉

者果何以得此哉。且夫伉獨好其文，詞卒足以動昌黎而酬其志。予今者不知文，然好文竊比於伉。而况所揚述者其大父也，則其切切於懷以視伉，宜何如也。耶苟其得之，又有以慰其父其喜且感，又宜何如耶。夫吾師今之韓歐也，伏惟以韓歐之文榮其先世，慰其子孫，則百世之德在一揮翰間耳。曷勝翹企之至。

仁孝之至遂發為至文

予伯揚

呈沈師乞壽言書

肅公頓首頓首老師函丈。今四月之十有一日，實惟子家君七袞之誕，竊惟世俗人子於其親，五十六十靡弗觴者，况七十乎。頃家君之生，仁擊義剴，瞿瞿惻惻，然每初度辰，輒各賦為孺子慕，雖老猶篤。陵谷之移，家破身存，兒輩皆庸劣無能，其意常蹙蹙以生為戚，而又嘗念先大父大母伯氏皆不躋中壽，則又以生為歎。今而曰日為壽，不特非家君志，亦非肅公等所以承歡意也。已而思之，夫世所舉為壽者，不以其

得之難歟而在寒宗又難之甚者先南坡而下正數  
之凡爲代者五無六十登也支數之凡爲男子者百  
無七十登也前此惟博士公最稱壽鈍齋臨江兩公  
繼之臨江以下吾父備一見耳肅公兄弟自其五十  
時迄今蓋無歲不惴惴以懼惟家君亦無日不切切  
焉券期而計死而識遺言於身後意豈復有今日然  
則今日者固人子所爲一則以喜時也抑微獨爲子  
者卽宗之爲南坡後者靡弗慰以喜也曰自是以後  
吾屬皆可企而躋壽考已踴躍以相告卽欲弗觴弗

可也然而世俗繪圖錯彩優伶鼓吹親串擔羊酒相  
祝則旣非所安矣而爲堂下娛者惟是衣裳履馬兒  
女子之事卽村農市販亦誰不然計惟名公大人之  
言可假以不朽乃今世之爲言亦誰足以不朽者而  
所謂名公大人不過達官貴顯一署衙屏障耀村父  
里擊耳目已耳此如隋宮剪綵非不灼艷一時不終  
日而萎謝於飄風零落於泥塗而當其灼艷識者已  
笑其生氣之盡而不道山谷之芳華久矣伏惟老師  
高標峻節則嚴陵陶亮之遺也風規則有道叔度之

倫也。而益之以韓歐氏之文章。則今海內豈復有二哉。不以肅公等不肖而賜之。言肅公等進之。老艾諱襲其稿而篋衍之。俾世世子孫知文字之衰。比於顯揚節義名賢。榮於貴顯萬萬也。庶不朽以壽其親者。具有斯乎。又奚俟屏障以張之。金繡以書之。爲耶。不勝慄慄之至。

高親以文人所共知。然時貴署銜里叟。搦筆令識者欲噦何灼艷之。有况萎謝乎。高士之文真能不

朽其親者

吳船翁

寄沈耕巖師

賢者之所爲。衆人不識也。府志之役。或以吾師聞於郡邑。長豈以爲知吾師也。耶。大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其才而不知其節。惟其名而不諒其心。是衆人之知也。而可乎。已而有傳諸先生之來者。謂且出黃山矣。問何以知。則曰。府胥之使者實啣命以報。於是吾黨一二人或疑或信。疑者駭信者惜。謂先生高士不妄輕。一出肅獨曰。是必吾師善爲辭耳。且是役也。孰與焉。昔其就之。哉。泉壑烟霞。海內望風采風矣。是吾

師行止難以方家叔君漢諸先生况其餘耶屑屑輕身必不然矣既而吾師果不出然後知衆人之識非也茲復聞於人姑山之麓師且歸老焉夫客久而歸無益損乎其名且也桑梓之地先人田廬在焉墳墓在焉宗黨親戚在焉遼崔千年其能忘耶卽吾儕問業請益亦寧弗便雖然肅揆之師之計決不出乎此師無庸歸也且有所不可何也田廬廢矣旅食何憾墳墓則叔季若子弟供掃祀可矣無庸歸隱者棄妻孥絕人世若管幼安遼海四十年木榻爲穿安問戚

友逐逐與俗周旋卽肅亦厭之顧計無復之若黃山幾免矣無庸歸冥冥之跡弋人何羨歸而得免於物色乎物色之而與爲酬接不可踰垣以拒之不可將古衣冠而出入乎抑與俗同也不可請業者負笈風好者聚首羣居羣息能晏然一堂毋爲異趨者之指目乎則又不可肅以是知師之計不出乎此也夫名莫若匿跡莫若深師之所在友朋不期而聚規規之見猶謂今日者更欲探窮谷構一茅務益遠耳目深之又深不惟免俗之爲假餘年著述以垂百世不猶



勝乎料師之所急自圖維者也。而暇歸乎彼林慮富春古高人寧獨無桑梓念哉。其決然長往也。感於遇困於時誠有所不容已焉。問嘗怪黃山泉石甲輿圖而人不顯。今老師得之亦一林慮富春也。人與山且不朽。優哉優哉。夫又何求。枉妄之言惟賜裁察。

道義節操師弟相成而徵君旋里卒能儉德辟難

爲尤難

芭山先生

呈沈師

刀匕之用其去斧斤不翅眇矣。况操以代大匠之斲乎。某實有類於是者。從弟寧之觴毋恥借銜於時貴。其意甚善。而老師阻天都仙源間勉而屬肅公以時迫也。舍弟非好畫龍者。某則真畫虎矣。師一寓目焉。其無笑以怒耶。貌之不似安論神髓。舍而就予。故步縮澀然耳。嘗聞盜篆者律有罪。不似則猶得末減。謂曆之猶未亂真也。師操贗篆之律以繩我。其猶未減我耶。夫寶之真贗可辨耳。而某猶懼後之不皆碧眼。

而誤收燕石於韎韐爲題其尾云云雖然誰爲存之  
以誤後人者亦謬慮也已某所媿弟子之於師靡所  
不當學顧文章小技且不能彷彿一二於幅楮寸墨  
之間又望其步趨奔逸而升階以歷堂奧乎幸師之  
無笑以怒而終教之也

短篇俱是大家樞軸

答張芭山先生駁君死社稷書

承函寄尊稿若十首句淡反覆神酣意則未嘗不嘆  
文章道喪合理學經濟出之爲難先生諸稿業鈇版  
傳世矣茲重煩副舉申之手札猥屬評騭若以爲可  
與於斯文者至云刪定重梓先生豈故矯爲謙語哉  
意將精於無間以俟百世汲汲焉芻言是詢雖以肅  
公之荒陋弗遺也大肅公誠荒陋旣已奉教左右苟  
一事之疑一得之愚徒效世俗之從吏是非不明不  
特負先生卽肅公亦何以自處也不敢卒嘿敬布狂

愚伏讀國君死社稷議爲烈皇帝乎抑不爲烈皇帝乎使作之甲申以前則可耳甲申以後而一語不帝及何也帝之烈光照萬古於今無庸諱尊議謂於禮運孟子之說頗不合云云疑有憾於帝之死者然子小子駭且惑焉先生謂帝可無死乎謂帝死僅不身辱乎竊嘗遺憾於帝者不親督六師以作將率之氣不登陴以厲城守之心不早用李忠文策令東宮居守南京固宗祊之本以繫海內之望遂至於不可爲耳若夫京城之陷帝走成國公朱純臣問計不可得

走白家衲衲登城望已率內侍奪門出復不可得當是時京城內外賊兵矣三軍賊黨矣左右賊間矣萬莫可脫乃詣煤山耳嗚呼此豈聞變遽自引決哉豈得謂理不窮勢不極而社稷猶可以圖存者哉帝不處則懷愍徽欽續耳卽欲死不可得死愚竊謂帝之死合於禮運重於太山可謂千古亾國法前此惟宋帝昺金完顏緒不失此義昺幼稚無知踉蹌崖海實與降諸公爲之緒英勇不遽死棄汴而依河北次蒲城走歸德奔蔡州且有忽斜虎爲之悉銳力禦帝將

誰適而誰倚乎先生獨非崇禎之遺臣哉臣於君猶  
子事父沒其義而心非之竊以爲不可上黃石齋閣  
部書刺其迂良是何至若所云云也黃公本基於鄭  
帥芝龍數請芝龍出帥弗應以君命逼黃公而故子  
龍稱數百人此與盧杞造顏真卿何異黃公憤然出  
指旆信州已斷斷然知閩必不延帥必不返決一死  
以甲志猶烈皇之以身殉自矢也不得已也哀哉此  
友人麻大爲目擊語予者而先生謂其不知訓練而  
徒事詩藝當是時卽能訓練不講藝不吟詩不親細

務而謂其有濟於敗亡愚有以知其不能也弼爵之  
事小人貪冒苞苴者之所爲以黃公之清操介節著  
於朝宇乎於遠邇而豈有是乎且夫以權濟者或爲  
之黃公既迂矣又豈其然毋乃其時有誣公者先生  
誤聽乎誤聽而以書諫可也書而版行之獨不爲賢  
者諄乎且先生之文與黃公大節並不朽天壤百世  
而下信黃公或疑先生信先生或疑黃公信黃公則  
先生爲誣罔信先生則黃公竟不得爲完人矣且又  
安知其不以激且訐病先生耶韓退之於陽城歐陽

公於包侍制范司諫不至是推先生計之或曰是書也文亦弗工愚則曰工矣特先生文不朽者皆是安俟此以貽後世使後世謂先生爲誣罔爲激且訐而黃公一代人物不得爲完人哉惟先生痛先帝之烈明著於議而無以爲徒死之嫌念黃公之忠急去其書而毋以滋訥諱之口則予小子所倦倦效一得而求無間於先生者也若以狂愚爲予小子咎則是非苟同是矣韓歐諸古人往矣先生未嘗以苟同也而書駁之至再至三肅公幸及左右於先生而以從與

予先生則予惟勸裁察

庚子先生客宣城取賞予文去而函寄一編有國君死社稷議及與黃漳浦書予因作是書駁之先生答書語頗護飾大意以禮運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孟子亦祇以社稷屬之諸侯諸侯死之死天子之命也予曰天子不有大社乎禮不言天子者諸侯之國皆具有也上有難則出奔如厲王居域患王奔溫襄王奔鄭是也肯賴於諸侯勤王之

力故無所於死也不然安見天子之大社不當死

手唐玄宗幸蜀、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皆有所避、以爲後圖、故不死耳、豈思陵之謂乎、芭山無以難也、嗚呼、賢明之主、遭百六之會、計無復之、毅然殉國、天崩地裂、凡踐土食毛者、飲血摧肝、何容置喙、不談、惟當日之情形、古今之不同、局而拘牽、經義、議其徒死、嗚呼、若懷愍徽、欽直無死所矣。又記

問問僞僞、眞直諫之言、激評二字、芭山當受之、然芭山諸書、多有事後作者、未必果致其人也。魏冰叔

答張芭山先生

前月辱手教、以家難拮据、郡城未及、裁報歸、啓讀之、惘惘不可言、比兩月爲家、叔群從輩、京邸一債髓、血都枯、訖不得數金、齋舍弟禁中一資、飲食儉從、賣遣罕忠幹、可使者如萬、噉交并痛、徹心脾、剗肉剔膚、無術爲補、有田數畝、四出告售、而守錢者閉不我應、甚或邀吾急、而慢領之、晨而出、夕而返、足胼俱頓、空如也、父子兄弟、則相與傷、皇天錯掩、袂對泣而已、北人宗逋者、橫不可當、昨冬擁數騎、躡荒莊、兒婦子驚啼

喪魄供億不可支百端慰煦約償以春仲二百金今  
無一金辦也且暮至則舉家弱肉耳方不知所計乃  
含沙射景者挾睚眦之私而恣妍媸之毒瞰乳虎之  
怒而嗾獒以噬人嗟乎彼在繫者既不得釋復蔓引  
事外一復何心使一門至此極耶兩舍弟惴惴俟命  
莫敢誰何則又嗾諸銀鐙北解者齷齪荒居甲顏以  
逞毀門抉牖破釜折几臧獲飽其老拳老母仆絕而  
魁解紛者爲代金啖之始去嗚呼有兔爰爰雉罹於  
羅誰實首禍而倒行逆施卽肅公勉爲動心忍性如

老親何老父痛念家叔逾艾之年及群從無辜之禍  
葦酒俱屏惟啜一蔬一粥志意殊苦又性狷不能着  
摩芥胸中憤忿憂戚疾以加甚老母肝病善上氣年  
俱望七旬復畢此肅所憂不獨錫原且在處除耳若  
輩之窮俄論昔之成否先生所惓惓於肅意誠厚  
也肅亦不設計也先生著書盈几後名滿天下又平  
昔道人難不下數百金今寓跡餘溪窮餓斷炊漠無  
一飽問東書卧高閣恣餒歛歛况閭陋如肅碌碌無  
交知如肅卽欲不窮餓何可得欲卒業撰著何可得

奔馳倥偬笥中藏書及所御琴皆已售他人矣嗚呼  
已矣肅與先生窮餓同然而禍患之緩急骨肉之憂  
虞逋責之多寡肅視先生奚啻什伯哉情事縷縷畧  
爲先生道之其不可道者亦終不能爲人語也亦非  
書詞所能悉

主人遭難隨手抒寫淋漓可誦 朱其恭

